

第一章 迈向智慧教育学

引 言

何谓儿童？看待儿童其实就是看待可能性，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

珍的父母合不来。这一点早在 6 岁时她就知道了。它使得家庭气氛很紧张，有时在家里感到很不开心。接着，有一天，她的父母宣布了解除婚姻的计划。为了小孩的缘故，他们决定分手之后双方住处较近一些。珍和她的弟弟可以选择跟爸爸住或者和妈妈住在一起。

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爸爸搬了出去。珍现在和妈妈住在一起。

珍在六年级学习。老师发现珍特别成熟。或者是她显得比其他的同班同学经历的更多一些？每天孩子们都要花上半个小

时写日记。有时孩子们写些诗歌，有时写一个小故事。有时他们把日记本当做一个表达自己的感情并和老师交流的空间。放学之后，老师将所有的日记本收上来带回家批改并给每一篇作文写上评语。老师读到珍写的故事：“今天我心情有点儿不好。昨天晚上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我真的好想他。往常，特莉莎会来安慰我让我高兴起来，可是她生病了。我知道爸爸也很想我。我只希望我能同时住在两个地方，或者正常地与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居住。我很高兴现在他们打电话时友好多了，可是，这并不能改变爸爸住得太远的事实。我知道，我现在过得很正常——比如我的身体很好，还有一个可爱的家……可是又不真是这样。我想今天您发现了一个孤独的孩子！”当老师用一些体贴关心的话给珍的小作文写评语时，她又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惊奇。作为一个教师，像珍这样的小孩她认识很多，有许多还比珍的境遇更糟。可是，为什么在她身上教师却总是像一位母亲一样地作出反应呢？

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今天的年轻一代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家庭变得更加不稳定，离婚已司空见惯，邻居们搬迁愈来愈频繁，且愈来愈缺乏邻里相帮的意识，学校少了人情味多了竞争性。同龄孩子搞起了对立的小帮派。尤为甚者，电视、无线电台、报刊和其他的新闻媒介将大人的形象过早地充斥年轻一代的生活空间——性、暴力、毒品、全球危机与冲突，五花八门。许多父母和教育家们对于一些音乐录像上疯狂的、极具性挑逗的图像对正在发育的幼小观看者身心的影响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认为在我们这个以消费为目的、以信息

为基础、以广告作驱动的文化中我们的小孩在尚未成熟之前看到和经历得太多。技术，以计算机、录像机，以及其他的通讯革新的形式，同样也急剧地改变着现代生活方式。过去，孩子们在达到更复杂的阅读水平之前，在有机会阅读更成熟的文学作品之前，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他们而言都是秘密，现在却成了儿童生活中的主导话题。这使得一些教育家暗示儿童和成人之间的边界已逐渐模糊，而童年时代，作为人生发展的阶段，也在逐渐消失。

信念、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条件、理想以及生活方式呈现出多变性、复杂性、多元性、支离破碎、充满矛盾和冲突。正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今天年轻人的生活成为一种偶发性的经历。偶发性的生活是一种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生活。它随机遇而变，受突发事件和无法预见的环境左右。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年轻一代常常必须对早期的压力和不成熟的期望作出反应，这种压力和期望来自于大人，他们希望孩子们过快地成长，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切合实际的。然而，尽管如此，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偶发性，年轻人的生活才充满了刺激性、趣味性和挑战性。

现代的孩子出生在一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体验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的社会中——当然这些可能性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是不一样的。甚至那些生长在充斥着贫困、青年失业、酗酒、吸毒、娼妓、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种种现代生活的危险环境中的

儿童也同样能够体验到生活中一定的开放性选择和可能性 。

一门新型教育学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年代，由于出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人们十分清楚自己应成为什么样的人、谁可以信赖、什么样的事可以做。与过去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儿童不得不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他们必须对他们的生活作出积极的选择，惟恐不能出人头地或一事无成。现代的孩子必须主动地认识到他或她出生在充满可能性的环境中。他或她就是包含可能性的实体。成长、成人和成为受教育的人，实际上就是将人的偶发性转换成责任感和义务感——你得选择你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教育学的使命，就是从教育的意义上投入到儿童的工作，赋予孩子们权

从全球观点来看，许多孩子在生活中缺乏发展的前景和成长的开放性，人们可能不同意这一点。可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因剥削的经济结构和压迫的社会政治体制而产生的绝望环境下的孩子们。我想起了巴西政治教育家 Paulo Freire 对我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是的，在北美，一些成人和孩子生活在贫困中。而许多南美孩子的情形却不同。‘贫困’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奢侈的术语；他们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中。贫困和痛苦之间还有所不同”。

力，使他们积极塑造和改变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偶然性。

一个人充满偶然性既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从消极方面来看，它是指今天许多儿童生长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太多相互矛盾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目的的世界。这种困境意味着儿童飘浮不定，陷入一种（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年轻人都必须作出生活的选择与承担责任和义务，必须与他们的前途的可能性和潜力和谐一致。儿童是他或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真正意义上的代理人，从个体和社会的角度上看都是如此。因此，着眼于儿童生活的新型教育学理论和实践必须把握好对儿童和青年保持一种体贴和坦率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遵循传统的信念、过时的价值观、陈旧的规章制度，以及一成不变的惩罚。着眼于儿童生活的教育学是一项面对一个在我们周围不断变化和不断地为我们改变着世界，不断更新的大工程。

确实，当我们自问属于这个地球意味着什么时，我们也必须严肃地问自己属于我们的孩子又意味着什么。新旧世纪之交的生活给父母亲、给教师和其他的专业教育者带来了意想不到

在此，我并非持存在主义哲学观。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当中对人类自由有着明显的限制。然而，在我看来，年轻人生活的环境受到矛盾的世界观、生活的竞争观、对鲜亮的理解观、自相矛盾的价值观、区域和更大范围之间的相互冲突的哲学观，以及其他一些倾向于产生分化、瓦解、破裂和分离效果的影响的冲击，最近几年更是如此。因此，年轻人在家庭的、社会的、种族的以及文化的标准上与他们自己的传统处于更加不确定和矛盾重重、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关系中。

的和无法预见的挑战。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所有正受冲击的有价值的文化结构。比如说，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习俗和更具流动性的人际关系的新时代里，维持从前的那种家庭凝聚力已变得十分困难。这并不意味着那种更为紧密的家庭结构现在或者以前是错误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想法，即孩子尽可能地需要父亲和母亲，以及其他的亲戚。这些人在儿童走向成人的旅途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新型的教育学必须面对时代变化的挑战，同时时刻准备捍卫，或以新的形式来重建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价值观和价值框架。

自然，生活将以新的现实和新的面貌进入 21 世纪。其中有一些现实是人类生活中令人鼓舞的和具有积极意义的试验。可是，我们也必须同时认识到那些人类亲密性的领域正在受到来自消费者的、经济的、科层体制的、合作性的、政治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和冲击。教育即成年教师和父母与年幼儿童或学生之间的交往生活过程，这一教育概念可能会在一种日益强化的管理性的、企业性的（*corporate*）、技术化的环境中完全消失。教育和抚养儿童的行为如何才能作为一种丰富的人类文化活动继续保持下去呢？

这本书既是写给新教师的也是写给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的。但是本书的角度和方法有些与众不同。在本书里，教师替代父母的关系（*in loco parentis relation*）被作为探求教育学理解和洞察的源泉，这种理解和洞察整体地关注专业教育者和儿童的生活世界（*lived world*）。在我一直进行的与教师和年轻人的对话中，我总是对这样一种情况感到饶有兴致：他们谈到的

有意义的教育经验经常发生在班级中的课程经验的边缘或以外。尽管如此，我们可不能错误地以为，发生在教学过程边缘的教育生活经历与课程和教学的核心过程并不存在根本联系。

记住教育者的替代父母的关系

即使是在目前父母和家庭的影响日益削弱的时代，父母亲在孩子的幸福和发展中仍然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谁有权利削减父母对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方面所负有的责任和能力的呢？然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许多儿童和青年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影响很少^①。有工作的父母亲多数时间不在家；处在不同的分离阶段或者破裂的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或对孩子缺少关心的单亲家庭；家庭暴力和对小孩的忽略；贫困不堪的邻里环境；酗酒和吸毒，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校的许多孩子的生活环境。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孩子成长在各种各样的现代家庭环境中，家庭气氛稳定，父母和其他的成年人常常围绕在他们身

请参考，比如，E. Shorter (1977),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人口统计学家们预测加拿大 40% 的新婚家庭将以离婚而告终。美国所有出生儿童中 50% 将在单亲家庭里度过他们全部或部分的人生。目前在加拿大，所有家庭中 13% 是单亲家庭，不到 15% 的家庭属于传统的那种父母中一方在外工作，一方在家看孩子。其余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在外工作，因而，照看孩子现已成为一项列入国家预算政策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事业。

旁，与他们进行十分有意义的分享行为和交互作用。尽管如此，这些孩子同样也生活在一个对人类的生存能力和地球的生存发生危机感和绝望感的时代。教师们正与一群来自多元化的背景和有着不同的广泛经历的孩子生活在一起。这些教师对这些托付给他们照看的孩子履行着一种“教师替代父母”（*in loco parentis*）的职责。自然，人们期望这些教师教授这些儿童各种不同的学科。其他的儿童专业工作者也有其特定的教育任务。他们的教育学责任与他们作为咨询专家、学校管理者、心理学家、儿童护理工等所赋予的特定任务相联系。

教师的含义就是他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留意自己与孩子之间的“替代父母”的关系。专业教育者必须尽可能协助儿童的父母完成其主要的育人责任。换言之，在父母的这一主要责任之外就是教师被赋予的“替代父母”的职责。因此，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恰当关系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随着学校和其他儿童护理机构承担了愈来愈多的以前只是在家庭内部履行的责任之后，专业教育工作者更需要对“替代父母关系”所牵涉的内容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确实如此，学校，作为一个文化政治机构，需要与其承担的“替代父母”的职责很好地和谐起来。成人的责任就存在于儿童对一个受到保护的環境的需求之中，有了这种安全的环境，他们才能发展出一种自我责任的成熟性。学校的机构也从

请参考 M. van Manen(1990), “*In loco parentis*”一文。该文是于 1990 年 4 月 26 日为纪念教育家 M. J. Langeveld 在荷兰 Utrecht 大学所作的讲演稿。

法律上给教师“替代父母”的责任做了定义。从传统的角度上看，学校的分界线一般都被看做是家庭的亲密无间的安全感和外面的更为危险的社会开放性之间的过渡性空间^①。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无法向孩子保证这种安全的家庭的存在；即使这种家庭存在，我们也无法保证这种家庭的“亲密无间”是源自对孩子的正确爱护。因此，学校的“替代父母”的责任不仅仅是为儿童迈向外面的更大世界作准备，而且还在于保护儿童避免家庭的亲密空间中可能存在的虐待危险和种种缺陷。

一些人认为现代社会自私和贪婪不断滋长。因此，需要专业教育工作者培养一种充满关爱的学校环境，这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最终也是为了我们的社会。同样地，学校努力奋斗的任务，不仅是使我们的孩子作好充分准备以迎接外面的大世界的各种挑战和危险，而且也是培养我们的孩子对亲密无间和道德责任的需求。这两点是成功的家庭生活的先决条件；而许多家庭却发现越来越难以将这两点给予孩子。换句话说，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更需要指向为人父母的规范，这些规范可以说父母们自己都似乎已经忘记了。父母们受到社会的原谅；而学校却常受到攻击，认为没有恰当地培养儿童他们自己将来为人父母所要具备的那些责任感。

请参考，比如，H. Arendt(1978),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pp. 173 - 196.

请参考，比如，J. Bruner(1982), *Schooling children in a nasty climate*. *Psychology Today*, pp. 57 - 63.

教学的本质和做父母有着深层次的联系。然而，这些联系却很少为人所探索。在北美的教育文献中很少提及父母这一词汇，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好像在這些教育理论家的心目中，儿童的教育不是整个成长过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甚至英语词汇也折射出教育（主要指在学校中所进行的学校教学过程）与抚养儿童（通常地被认为是在家或家庭周围所进行的父母对孩子的培育过程）的隔离。在英语的词汇中，没有一个单个的单词可以描述培养孩子的整个道德、智力、身体和精神的复杂过程。

抚养孩子和教学均来自同样的教育学最基本的经验：保护和教导年轻一代如何生活，学会为自己、为他人和为世界的延续和幸福承担责任的这一神圣的人类职责。此外，我们还常常忽视学校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其他相似之处。例如，在学校坐在他们跟前的孩子与他们在街上看到的是同样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方式从本质上说与他们在大街上和在家中的学习方式是一样的。这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是否经常忘记了？

儿童不是空空的容器，他们来到学校不只是让教师通过特别的方法给他们灌输课程内容。而且，来上学的儿童必定来自某个地方。教师需要了解一下孩子们带来了些什么，他们目前的理解程度、心境、情绪状况如何，他们是否已准备好了应付学科学习和学校世界。

在我的荷兰母语中，*opvoeding* 一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几乎同时指教学（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为人父母（家庭抚养孩子）两方面的努力。

教育者不仅能够从与家长的共同之处学到教育学知识，而且从为人父母和做一名专业教育者的差异中也能学到许多教育学的知识。比如说，像父母亲一样，教师常常能建立起对他们的学生的深厚感情和喜爱。他们觉得对他们管辖的儿童负有责任。他们对他们所教的孩子寄予希望。最后，教师让他们的学生远走高飞。尽管如此，他们的学生在未来的生活中仍然会想起他们的老师来。父母和孩子的教育关系，以及教师与学生的教育关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何差异，对此，专业教育者需要反思。

在本书里，我将不时地列举家长的教育经验和教师的教学经验方面的例子，以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作为教师与我们所教的儿童间的“替代父母”的关系。作为父母，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时刻询问我们职业的教育学含义，更需要时刻对年轻人成长、学习和发展的整个生活世界保持关注。

在教师身上我们寻找什么？

专业教育者“替代父母”的职务的另一特点可以从家长对其孩子的老师所抱有的希望中找到。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从他们孩子的老师那儿寻找一些品质。那么，那些品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家长们常常觉得很难将适切的标准说出来。一般而言，他们最关心老师是否“喜欢”他们的孩子。因为家长们觉得积极的情感关系对孩子的学校生活和学习的成功可能有利。家长们具体的期望通常更为具体地与孩子们在学校和教室的日

常经验相关。通常情况下，当学校出了事儿，孩子受到了挫折、伤害，受到了忽略、误解、误判或不正确的对待时，这些期望就变得更为清楚了。

本书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教师所应具备的以下最基本的素质：职业使命感，对儿童的喜爱和关心，高度的责任感，道义上的直觉能力，自我批评的开放性，智慧的成熟性，对儿童主体性的机智的敏感性，阐释的智力，对儿童需求的教育学的理解力，与儿童相处时处理突发事件的果断性，探求世界奥秘的激情，坚定的道德观，对世界的某种洞察力，面对危机时刻乐观向上，最后，幽默和朝气蓬勃也很重要。

当然，担负着教育年轻一代任务的教师们应当知道他们教授什么，并且，应当为他们共享的世界和传统肩负起责任。而且，他们应该知道如何将这个世界传给年轻的一代，让儿童使这个世界成为他们自己的世界。换言之，教育的智慧性是一种以儿童为指向的多方面的、复杂的关心品质（mindfulness）。这是人的崇高使命。在这种启示之下还隐含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缺乏上述品质的人是否也具备教育年轻一代所必备的教育适合性呢？

教育适合性的本质和观念，作为某种智慧性（thoughtfulness）和机智性（tact），在本书中提了出来并作了描述和阐释。本书描述和阐释的方式对理解和体会教育的智慧性和机智性会有裨益。读者通过对它们的理解可以观察、行动并与儿童和青年交互作用。本书在教育儿童方面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方式。尽管如此，把“教育的智慧性和机智性”仅仅当做行为准

则、技术或方法来学是行不通的。因此，想从本书中去寻找有效教学的简单模式或控制课堂的确定方法是徒劳的。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技术。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喜欢用经验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和研究它。科学技术从本质上而言，是通过对经验的概括和提出技术原则来从经验中截取知识的。这对于一个像工程技术这样的领域来说当然无可厚非，学生可以学习一个自己从未建造过桥梁的专家所创立的桥梁建造原理。同样地，教育学上的技术取向假定可以通过各种概括和一般性技术来教授教学原理。只是到了最近，才有人认识到教育需要转向体验世界。体验可以开启我们的理解力，恢复一种具体化的认知感（a sense of embodied knowing）。

当然，这里不是说，教学作为特殊的指导技术（如如何讲好故事，如何指导课堂讨论）、作为组织技巧（如如何准备一堂有趣的课，如何组织实习）、作为诊断能力（如如何评估儿童的认知能力或学习成绩），不能学习。但是，教育的本质更主要

① “科学”一词通常指代那种试图发现人类行为和学习中规律性的或不变特征的研究以及理论活动。科学的目的是要达到客观的解释、预测和对某种现象可能控制。在物理学、遗传学、工程学，以及行为社会科学（behavioral social sciences）当中都能找到这种科学概念。然而，我们也谈到“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但它隐含着一种不同的探寻方式，通过描述和解释人类经验和表达的意义来强调理解。换言之，人文科学研究人类生活中的主观性（the subjectivities）而不只是外在行为。

是一项规范性活动，而不是一种技术或生产活动。这种规范性的活动不断地期望教育者以一种正确的、良好的，或恰当的方式从事教育活动。相应地，像本书这样的教育学文本不应当被当做一种具体阐述对学习环境进行有效管理的程序的技术手册来写作和研究。教育学的文本应当具备一种启发灵感的品质和某种叙述的结构来激发批判性的反思和产生顿悟的可能性，从而使人在道德直觉上形成个人品质。

学会了教学的所有技术但却仍然不适合做教师，这是有可能的。显然，教师的培训内涵要比传授知识和技巧深得多，甚至比教授职业道德规范深得多。成为一名教师还包括那些不能被正式传授的东西：教育智慧的最具个性色彩的体现。

高等院校对专业教育的培训往往过多地依赖于书本上的方法。可以说，这些书本上提供的间接感受到的经验往往容易钻进我们的脑海。特别是，那些多数只提供“信息”、抽象概念、理论解释和分类的书本往往成了由生活直接提供的经验的拙劣的替代品。教育学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化的知识形式。本书通过生活中实际经历的实例，希望激发一种反思性的

① “规范的” (normative) 意味着为人父母和从事教学总是与价值、喜好、道德等问题有关。我们不妨说教育从根本上是一种道德行为。可是，“道德” (moral) 这个词常常与伦理学说、实际判断的某些形式，以及道德推理相联系。有趣的是，“规范的”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 *norma*，指的是木匠的直角尺。谈到我们与孩子的教育生活是规范性的，意味着我们接受这一点，即作为教育者和父母，我们必须得有一定的标准，我们自己应该总是指向“好的”（不论这种“好”在具体情况下指什么）

智慧和情境性的机智，这种智慧和机智表达了我們整个身心的存在。正如杜威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所指出的那样，教育者从长远来看发展一种指向于儿童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伴随着对儿童的生活经验的重要性及其教育学意义的不断反思，远比去获得一套外在的行为技能要重要得多，因为这些行为技能只能使人短期地“改善学校的管理机制……但（仅此而已），不能使人成为一名灵魂生命的教师，鼓舞者和引路人。”

撰写教育智慧和机智的文本易引来危险的假想：声称自己知道如何以优良的道德行为去行动。从定义来看，教育学（pedagogy）始终是与区分什么对儿童好、什么对儿童不好的分辨能力有关的。许多教育思想家对这样的推断感到不安，他们试图用一种价值中立或相对主义的方式来探讨教育的难题和问题。但是，将教育学话语（discourse）与道德上的劝戒或说教混同起来是错误的。说教是以某些毋庸置疑的教条为基础进行道德上的劝戒行为。但是，教育学不是进行劝戒的。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一方面，教育者需要为了儿童的幸福随时准备站出来并接受批评。另一方面，教育学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活动，它必须愿意对它所做的和所代表的随时质疑。

请参考 John Dewey(1902), “教师教育中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The relation of theory to practice in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中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部分。载于全美教育科学研究会年鉴第 3 期(*Third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iton*, pp. 9 - 30. Bloomington, IN: Public School Publishing Company) .

对作为生活实践的教育学进行反思

本书有两个重要主题。一是希望从滥用词汇的人手中挽救教育学的思想。许多年来，“教育学”（pedagogy）一词一直被英语国家的教育者们误用。近些年来，对“教育学”一词的使用猛增。这一词汇的复出与北美对西欧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理论的兴趣日增不无关系。但是，目前教育学一词的使用对教育领域并未增加多少新的理解，只不过是以前在思想上加上新的包装罢了。

第二，本书一方面旨在探索和提供一种对教育学的反思更加经验本位的阐述，另一方面，也探讨对实际生活中在从事教学（以及抚养孩子）的教育时刻的理解。确实，有许多的文献一直在以反思性教学，教师思维，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教师作为问题解决者，教师作为决策者，教师作为研究者等名目试图捕捉和阐明的正是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时刻。本书运用“教育的智慧性”（pedagogical thoughtfulness）和“教育的机智性”（pedagogical tact）这样的概念试图向读者展示交互性教育实践具有一种微妙的，极高规范性的特征。教育反思对父母、

这可能部分因为与“教育学”这个术语有关的消极内涵。字典中把“pedagogue”定义为“从事指导孩子或年轻人的职业者：校长、教师、导师。现在通常或多或少带点轻蔑或敌意的味道，暗含卖弄学问、教条主义或严厉之意。”请参考牛津英语词典简版（*The Compact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71），“Pedagogy”词条。

教师与学生一起从事的生活世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学和抚养后代的实际教育时刻的反思性质，可能和其他专业实践者与那些他们负责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然不一样，如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互作用。

大多数教育书籍都是 agogical^①。他们都是针对成人、父母或教师的，而不是以儿童为中心的。他们预先都带着这样的问题：教育者（应当）如何思考、行动、感受、与儿童交流。可是，这种主题忽略了两个重要的思路。首先，这种对成人的强调没能考虑到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具体情况有多么地特别，也未能考虑儿童在家庭、在学校、在社区如何体验他们的生活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上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儿童对这一具体的情境、关系或事件的体验是怎样的？”既然本书探讨教育机智，它就必须考虑事件对孩子的影响如何。

其次，仅偏重于成人如何处理儿童的事情，而忽略了儿童对成人，尤其是对他们父母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许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感受：孩子是多么有力地转变着大人的自我感觉，对生活的选择，对世界的看法。同样，许多教师也体验到儿童对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的转变效果。儿童的这种强有力的影响改变着成人的个性存在并辐射到成人的整个生命，正是这一点激发了本书的主题：教育学（pedagogy）。

^① “Agogy” 是 pedagogy 一词的词根（引导或教育儿童）。Agogical 科学是指与为人们提供教育、帮助、关心有关的实际训练（诸如，继续教育、心理治疗、咨询、看护、健康保健）。“Agogy” 和 “Agogical” 两个术语在使用荷兰语的人文科学领域比较流行。